



徳川家康

17

〔旦〕 山岡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徳川家康

— 1 —

德川家康

17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王维幸 译

策划 柏杨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·海口



目 录

一	天下归心	1
二	入大坂	18
三	退避三舍	40
四	箭在弦上	51
五	女子天心	63
六	讨伐上杉	85
七	茶碗天地	107
八	出门诱敌	126
九	佛心入尘	150
一〇	东行西探	170
一一	石田起事	188
一二	烈女投火	199
一三	血战伏见	215
一四	声东击西	231
一五	大军无魂	252

一 天下归心

庆长四年夏秋之际，骄阳似火，本阿弥光悦行色匆匆，只顾赶路，他要乘坐淀屋的船从大坂回伏见。经过自家门口，他却连进都不进，便径直向茶屋四郎次郎位于通出水下町的宅子而去。

石田三成不再主事已有五月。京城的大街上凉风阵阵，但光悦额头却汗珠涔涔，即使碰到熟人，他也装作未见，只顾急匆匆赶路。他遇事一向冲动，而今日更似异乎寻常，显然已急红了眼。

一抵茶屋宅，光悦便直奔了进去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门人道：“赶紧去通告你家主人，说光悦有要事请教，需要面谈，闲杂人一概屏退。”

门人深知光悦脾性，立刻心领神会把他领到门里道：“请。掌柜的在房里。”说完便去了。

光悦尽管心急如焚，还是按礼脱了鞋。作为日莲宗信徒，光悦做事向来循规蹈矩。今日事情紧急，一切讲究都来不及了，唯有此礼还不曾忘记。

“哦，本阿弥先生，好久不见。”茶屋迎出。

“是啊。您一向可好……事情紧急，来不及寒暄了。我今日来此是有秘事相商。”

茶屋不禁一愣，看光悦之态，的确出了大事，便道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

“从大坂城前田府出来，顺道去了趟淀屋。在那里听到一件大事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说是不日内府就要搬进大坂城……当然，此前我也有所耳闻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内府搬到大坂是正理。不为别的，正是凭内府实力，天下才勉强太平，故，内府迁居理所当然。在前田府上，我还与肥前守利长谈及此事。但在淀屋处听到的那个传言，实在奇怪。”

“光悦先生能不能说清楚些。你在淀屋家到底听到什么传言？”

“若内府搬到大坂，实太危险了！在下的意思是，有人想趁内府进城时下手……一切都谋划好了。”

“此事当真？”

“怎么，难道先生信不过在下？在下为何要向您撒谎？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据说主谋者居然就是前田肥前守。”光悦兀自心惊不已，擦擦额头的汗水。

茶屋脸色大变。他依然在为德川氏效劳，光悦也是心向家康，对家康的景仰不亚于茶屋。茶屋四郎次郎本身就是家康家臣，但光悦景仰家康的原因却大不相同。

光悦坚决拥护立正安国一说，他的性情和丰臣秀吉的大胆豪放格格不入。秀吉尚在世时，光悦就曾明目张胆、

毫无忌惮地议论：“他行事乖张，完全凭兴趣喜好治理天下，必会导致‘道’的紊乱。故，一旦他故去，天下必立刻发生骚乱。祖师无一句妄言。”而如今，事实正在一步步印证他的预言。因此可以说，光悦对家康的仰慕，完全是出于他的信念和对秀吉的反感。同时，光悦也是前田利家、利长父子的忠实拥趸。“虽说信奉不同，可是，大纳言的大公子内心却如同涓涓清泉一般纯洁无私，对世上美好的东西孜孜以求，我从心底里敬重他。”

但今日，光悦同利长会面，共同称扬了家康一番，一转身，却在淀屋家听到截然相反的传言。

“妄图谋害内府性命的主使人，就是前田……淀屋是这样说的？”

“是啊，光悦才大吃一惊。光悦还在想，茶屋先生恐也听到了类似传言，才一路胡思乱想着赶了过来。”

“光悦，对于这些传言，你到底有何看法？”茶屋探身问道。

光悦蹙眉嘟囔道：“茶屋先生，怎会有这种事发生？别人不敢说，但我敢相保，肥前守绝不会干出那等事来……挑起事端，故意破坏太平，肥前守断不会如此卑鄙！”

“既如此，定是有人故意制造谣言，企图离间内府和肥前守。你认为呢？”

“是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依先生之见该如何？”

“确非小事。”

“有人想让天下大乱啊。”光悦愈说愈气愤，两眼灼灼

生光。茶屋四郎次郎则垂首陷入了沉思——在此情形下，一定要保持冷静，洞察真相，万不可像光悦一样失去方寸。

半晌，茶屋方才平静地笑了，“哈哈，我看用不着那般担心。”他故意平静地拿起烟袋。

“不必担心？怎能不担心？”光悦大惑不解。

“既然你认为前田并无不妥，那还担心什么？不过，我自会把此事暗中转达内府。”

“茶屋，光悦并非在说笑。你想过没有，这种无凭无据的谣言能流传起来，就说明有人正企图利用它来离间内府和前田，我说得可对？”

茶屋四郎次郎不动声色：“光悦，你连散布这些流言的主谋都清楚了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”光悦重重点头，“这些流言并非出自他人之口，而是长束正家、增田长盛等奉行在造谣。淀屋早已跟我挑明，这些话便是从他们二人口中听来。”

“哦，奉行居然会说出这等话？”

“确实出人意料。流言还说，主谋者是前田，帮凶有浅野弹正少弼长政……”

“看来确非一般流言。”

“二人素来和内府关系融洽，不只我光悦，茶屋先生也甚是清楚。土方河内、大野修理等人向来与内府为敌，这或许是事实。可前田和浅野等人怎会企图不利于内府？这绝不可能。由此看来，定是有人存心制造疑云，不仅想使离间之计，还想以此引起骚乱……这决非光悦凭空想象。若非如此，这些流言就绝不会传到光悦耳内，故才赶

紧前来，求茶屋先生帮忙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仿佛真有这么回事。你说来求我，却又为何？”

“请茶屋先生赶紧将此事禀告内府，倘或内府真对前田肥前守心存疑念，就请内府立刻把我派往肥前守处，以便见机行事。我便为此事来求茶屋先生。”

至此，茶屋四郎次郎松了一口气——光悦竟是在担心前田会因流言招致家康的猜疑。他遂道：“好了，我明白。此事还真得仔细向内府报告……光悦，我觉得你的话句句属实。只是我还想问你，企图离间内府和前田、浅野关系的幕后元凶究竟是谁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当然是石田治部少辅！”光悦不假思索答道，“有证据在此：石田从博多柳町带回来的那个女人，最近竟离奇失踪了。”

光悦的毛病在于妄下结论，正因为深知此，比他年长些的茶屋四郎次郎不得不加倍小心。“那个女人？”

“正是。那个女人原本受岛屋和神屋之托随石田来京。其实也不难想象，他把那个女人带走，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可无论如何，那女人起码当把石田的目的通知光悦才是。既然那女人如今不见踪影，就说明，她要么已被人杀了，要么遭了监禁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光悦愈说愈激切，“茶屋先生，他连一个女子都不放过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必发生了大事。另，今春石田到内府处避难一事，我也甚是纳闷，总觉得那是一个十足的阴谋。”

“阴谋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他被那些自幼追随太阁的武将们逼得走投无路，在大坂无处安身了，不得已才投奔内府，借内府之力安然返回领内。此后他干了些什么？他的所作所为，光悦再清楚不过。第一，大修城池；第二，召集浪人；第三，笼络大名；第四，频使离间计，于内府不利。若我是治部，也会这般做。”

茶屋四郎次郎使劲点点头，笑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内府被石田给耍了？”

光悦摇头不迭：“这算什么话！内府怎会轻易上石田的当。内府定是在洞察了石田的诡计后，故意给其一条生路。”

“哦！这话我倒是生平头一回听到。你是说，内府明知他迟早要谋反，却还特意安排堀尾大人和结城秀康公子一起将其护送回近江？”

“哈哈，”光悦毫无顾忌地笑了，“这便是庸人和贤达的差别啊。光悦的判断都是依《法华经》的明示得来，绝不会有错。光悦认为，尽管内府已洞悉了治部的谋反之心，还是想竭尽全力地保全他。那是为何？因为内府深知，时机远未成熟。”

“高见啊，光悦，今日我长了见识。”

“若三成知些反省倒还罢了，但他回到领内，却是大肆笼络那些与内府有隙诸人，妄图谋事。到时，内府自会把那些愚人一网打尽……内府这样做，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，而是为了向天下昭示天地正法。尽管如此，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内府与其盟友被离间、被耍弄，故才急急赶

来请求先生……”

光悦朗朗说到此处，茶屋四郎次郎突然举手打断了。茶屋并非认为光悦判断有误，而是担心光悦如此直率，恐会对他自己不利。常言道：病从嘴入，祸从口出，光悦如此口无遮拦，恐有大忧。茶屋很是欣赏光悦，因光悦身上拥有他不具备的果敢犀利，行事雷厉风行。但正因如此，光悦才更需要多些含蓄内敛，变得稳重老练才是。茶屋轻声道：“我明白，不必再说了。”

“先生明白？”

“石田尚敌视内府，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阴谋。此次趁内府搬到大坂之机，企图生不利之心。至于主谋究竟是前田肥前守还是浅野弹正，完全是凭空捏造，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流言，在内府周遭制造疑云……我说得可对？”

“丝毫不错！”光悦激动地点点头，“治部的心思是：内府身边自是戒备森严，他们无得手之机，但在前田、浅野和内府之间泼一盆冷水也不错。”

“我也赞同你的看法，绝不能让他得手。前田也绝无背叛内府之意——以天下为重的本阿弥光悦都这么担保了。哈哈，我明白，明白。我立刻赶往伏见，把这些转告内府。”

“哈哈，先生见笑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不想右府和太阁呕心沥血开创的太平之世，再次陷入混乱。但凡有心之人，心里都有一面明镜，都认为下一个天下人非德川内府莫属。此亦是顺应天意……总之，还请茶屋先生定要把光悦的意思转达内府，拜托了。”

光悦与茶屋又闲聊了片刻，谈了最近令他痴迷不已的长次郎陶器之类，方才告辞而去。光悦一走，茶屋四郎次郎立刻令人备轿，直奔伏见城。

关于从伏见搬至大坂一事，世上传闻甚多，究竟孰真孰假，甚至连茶屋四郎次郎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此事的起因，还是今春石田三成逃到德川府一事。世人听说三成逃到德川府，都认为他是自投罗网。可令人诧异的是，三成竟在家康的护佑下平安回到了居城——近江佐和山城。人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禁垂头丧气、面面相觑，真正不可思议，这是谁都没料到的结局。

当时，就连茶屋四郎次郎也不知所措。家康不止帮了三成，还为此与一路追到伏见的七将发生了激烈争吵，招致七将与他反目。家康还担心三成在归途中发生意外，特意派中老堀尾吉晴和三河守秀康率领重兵，亲自把三成护送至大津。秀康为秀忠兄长，曾为秀吉养子，现已继承结城家。

世人的诧异毫不奇怪。对于家康的热心相助，三成满含热泪，千恩万谢，还特意把家传宝物——正宗名刀赠与结城秀康，以表谢意。“当时情形乃小人亲眼所见。看来，内府与治部真乃惺惺相惜……”结城家的一个家臣特意把当时情形详细禀告了茶屋。

家康离开向岛府邸搬回伏见城时，正好是三成平安回到佐和山城之后的第六日，即庆长四年闰三月十三。

“真令人难以置信。内府帮助治部，难道是出于这个

目的？”有人阴论道，三成不反对家康入住伏见城，乃是对家康救自己一命的补偿。

留守伏见城的乃前田玄以和长束正家二奉行，他们轮流负责守城。当日，与前田玄以有亲戚关系的堀尾吉晴称进城有事，欲借钥匙一用。前田玄以便毫无戒备将钥匙交与了他。结果吉晴迅速开了城门，让家康及其家臣悉数入城，并把所有仓库的钥匙都交与了家康。

这样一来，人们又有了新的推测。京城与伏见的百姓亦议论纷纷。

“原来内府早就安排好一切，先把令人头疼的治部赶回领内，再进入伏见城。”

“不可能！要进伏见城，根本用不着帮助治部，更不用说派兵把治部送回领内。”

“可先卖一个人情，事后，治部不就不好反对了吗？”

家康进入伏见城，立刻和毛利辉元交换了誓书，紧接着与岛津义弘、岛津忠恒等人也互交永好誓书。四月下旬，家康让六子忠辉与伊达政宗之女五郎八姬订下婚约，接着，又允许在京大名回乡整顿政务。无论是入驻伏见城，还是与岛津等大名亲近、准许各大名回乡，在世人眼中，无疑都是一系列目中无人、强硬十足的举措。

但茶屋深知家康这些举动的苦心：都是为了避免骚乱发生，维持太平局势。家康不啻是把棋子毫不犹豫地下在了该下的位置……就在这时，光悦来造访了。

家康果真要在今秋进驻大坂？茶屋难以推测。表面上，茶屋四郎次郎是专门为达官贵人供应绸料的“御用商

人”，但德川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人把他当普通商家对待。

平日里，茶屋只需让管家通报一声，就立刻被请进去，已然成为惯例。可这日，管家却说有客来访，让他等了小半个时辰。茶屋深以为奇，便向一直与他相交颇深的板仓胜重打听消息。板仓胜重微微摇头道：“不清楚。大人正与大和柳生村的一位长者说话，据说此人精通兵法。”

“柳生村的长者？”

“是。此人自称石舟斋，看上去性情怪异。其号意为石头所造之船，故无法漂浮于世。本名似乎叫作……对了，似叫柳生宗严。大宗之宗，严厉之严。”

“柳生宗严……他和大人怎生相识的？”

“大人特意请他来，请教剑术，还跟以前对待天海一样，郑重行了师礼。大人真像孩子。”

“既是老师，大人是否时常遭他训斥？”

“是。可大人一旦向人求教，就立刻变成了纯真的孩童、乖巧温顺的猫。想想平日里让我们心惊胆战的大人，如今居然这个样子，真不可思议。”

听到这里，茶屋四郎次郎已对家康的心思明白几分了：他定在为什么而苦恼。与之谈话者既是“剑术高手”，那他定是在为与战事有关之事而困惑。事情或许真如光悦所言，家康恐已觉察到了石田的歹意。

许久，本多正信才来请茶屋。以前茶屋并不甚喜正信。他觉得，正信虽满腹才华，却阴沉有余、仁爱不足。但最近，茶屋却发现正信给他的阴森感逐渐消失，不禁内省：这不仅仅是因为正信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老练，更是其不

断受到家康仁心感化的缘故。

“茶屋先生，快随我来。大人要特意为你引见一位贤达。”

“贤达？就是那位剑术高人？”

“是。正信甚为大人折服啊。大人年近花甲，身份高贵，但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，他都能诚心求教，连续七日毫不懈怠。”

“连续七日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大人还曾说，聆听了天海大师的教诲后，才对人生终有领悟。”

“那么，对那位自称石舟斋的高人，是不是也……”正说话间，已到了家康房前，茶屋四郎次郎猛地闭上嘴，在本多正信的引领下，走进家康房间。他吃了一惊。听正信和胜重描述，他本以为主客二人定是在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，可眼前情形却截然相反。

家康肥胖的身体倚在扶几上，跟平时一样傲然，而那位让家康行了七日师礼的柳生宗严则畏畏缩缩坐于下首，一动不动。这哪里是师徒，分明是小卒参见大将。

“大人依然威仪不减。”远远地，茶屋慌忙倒地施礼。

“哈哈。”家康豪爽地笑了，“你今日是怎的了，跟平常不一般啊，快些近前来。”

“是。可是，大人的贵客都这个样子，小人……”

“哈哈。果然不同寻常啊，这恐是剑术流派新阴流的威力吧。”

“大人说什么？”

“连你都不敢靠前了。你可明白是为何？”

茶屋四郎次郎看了柳生宗严一眼。那宗严瘦小干枯，毫无风姿可言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看上去有些古怪，对茶屋也不大理会。

“小人明白，有这样一位贵客在此，小人不能坐到大人身边。”

“哦，你倒会说话。罢了。茶屋、宗严，你们都随便些，近前来坐。”

宗严只是微微点头，还是一动不动。据胜重说，他时常斥责家康，可那只是他作为老师的行为。现在他一定意识到了，作为剑师，他必须与内府保持距离。此时看来，宗严身上的确透露出一种石舟般的沉重。

“咦，宗严，你怎不动？那好，茶屋，你坐到前边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恐在市井中听到不少耸人听闻的传言吧？”

“是，可那……”

“自从太阁故去之后，谣言一直不曾间断。”

“大人明鉴。”

“你也堪称见多识广、成熟老练。依你之见，那些谣言绵延不绝的主因究竟为何？”

“小人以为，还是石田治部……”

家康猛摇头，斥责道：“你错了。原因就在家康身上。家康本应把这天下治理好，却未能如愿。无人能意识到自己手中之物的重要。我到如今，才终深刻地意识到，家康实乃废物……”

“废物？”茶屋不觉嘟囔道。但他立刻发觉不妥，慌忙伏在地上，“小人罪该万死。大人的意思……小人丝毫不明白。”尽管嘴上这么说，茶屋一颗心却放了下来。看来，家康已下定决心。

家康似未注意茶屋的反应，盯着本多正信，笑道：“人一生懵懂不明，琢磨不透，但又该被认清。你说呢，佐渡？人人都以为在为自己活着，其实不然。人为自己，亦是为他人，这便是佛祖要普渡众生的原因。”

“是，在下也听人说，净土真宗信奉他力本愿。”佐渡道。

“若能悟到这些，人就当意识到，无论是地位、身份、财富，还是天下，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可我却未悟透这些。你明白吗，茶屋？”

“这……小人似乎有些明白了。”

“你积攒的财物，几已富可敌国吧？”

“这都是托大人之福。”

“你看，哪怕只是一句谦语，听来也甚是奇妙。但你要明白，财富在你手上，却亦不在你手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无论多么执著，也无论你答不答应，当离开这个尘世时，都要将身外之物抛下。若那时你方才明白此理，恐悔之晚矣。”

“大人明鉴。”

“故，定要清醒地认识到，财富只是寄存于尔手，要用之有道，才是有诚意。”